

种田的九叔

周文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种田的九叔

周文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种田的九叔 / 周文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713-1

I. ①种…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931号

- | | |
|---------|---|
| 书 名 | 种田的九叔 |
| 著 者 | 周 文 |
| 责 任 编 辑 | 姚 丽 |
| 装 帧 设 计 | 长 岛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16 |
| 印 张 | 23.875 |
| 字 数 | 326千字 |
| 版 次 |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399-9713-1 |
| 定 价 | 48.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周文和他的小说

吴义勤

提起周文，人们也许一下子就会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周文，但我这里要谈的不是他，而是我的家乡江苏海安一位叫周文的作家。他至今已经在《大家》《莽原》等知名刊物发表多部作品，还获得了一些文学奖项，也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了。但这样一位作家，五十多岁，至今仍然生活在农村，而且单身，只和文学相伴，以文为生。其对文学的热爱以及自身的境遇，都很令人感慨。

周文说，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不错，热爱文学的人很多，写出好作品的人却又很少，但周文的创作成绩和他对文学的热爱程度是匹配的。周文的小说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庞杂而丰富的。一方面，他的小说纯正、朴实；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又深受8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技巧的影响，在形式上有诸多探索和尝试。历史与现实，乡村和城市，在周文的小说中都有涉猎，但乡村的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无疑是他的优势。这可能与长期生活在农村有关吧。周文与乡村的关系是持续的，没有因为离开乡村而出现断裂和隔膜，在对乡村的理解上，周文总能发现其中最为深刻、最为动人的内容，他善于描写乡村饶有情味的细节，并呈现出清晰的画面感，对乡村的伦理、道德也能够在小说中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贴切的表达。相比之下，城市在其笔下则是模糊、暗淡的，面对城市，周文难免有些捉襟见肘，显露出对城市难以把握的窘境。

周文的小说对历史、时代的思考和把握有着深刻、厚重的一面。20世纪乡村的历史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对象，如何把握时代、历史变动和农民的关系，对作家来说始终是一个难题。周文的小说《种田的九叔》处理的就是这样的主题。历

史和时代的变迁，对农民来讲，最关键的是土地的归属问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对九叔来讲就是他与土地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带路的条件是胜利后分他几亩地，如此在共产党的干部看来，“本来是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坯子，可惜小农经济思想太严重了。”因此，九叔对革命的理解和革命者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土地不但是九叔安身立命的依靠，更是他内心深处的精神依托，其他政治、革命等等对他来说太过虚幻。对于九叔这样的农民来说，土地是和生存相关的，但随着时代变迁，土地与农村、农民的关系逐渐产生了新的变化，土地的意义逐渐淡化，只有像九叔这样的农民依然保持对土地的信仰，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赶在火葬政策之前争相赴死。小说中所讲述的九叔和土地之间的故事，对乡村历史的思考无疑抓住了最根本的症结。

周文的小说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反思是严肃、有力度的。譬如《太阳黑子》《老马的驳壳枪》《乡村的吹手和他的女人》等小说，都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老马的驳壳枪》思考的是一个尖锐的命题：在经济欲望面前，法律、道德、正义的尴尬处境。门卫老马举报厂长，使得原本红火的工厂换了厂长，结果面临危机，老马自己也下岗了。老马的正义的行为并不被人理解，很多人认为，“旧城改造，道路扩建，城外防洪大堤修筑哪儿不需要居民集资？以前市里有家大厂支撑着，方方面面的费用给挡去不少，可如今人家厂长硬让一个姓马的老头用驳壳枪逼进了监狱，好端端敲掉了几千人的饭碗。”这种尴尬折射出社会发展的畸形状态。《乡村吹手和他的女人》则直面现代化冲击下乡村伦理的崩溃。乡村吹手于连曾是乡村文明的象征，如今却无所事事，被城里的洋班乐队取代。儿子原本“很争气”，学习拔尖，不早恋、不惹是生非，但进城上大学后不停要钱。妻子一直欣赏于连的安分守己，但进城后还是禁不住诱惑，跟了村长。失去妻子的于连最后是贱卖家产，进入了城市。《太阳黑子》则聚焦基层干部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政绩作为乡镇干部极为看重的东西，对乡村的发展构成了很大威胁。为搞政绩，乡镇可以轻易无息借款30万给养鸡大户申有财，但给贫困户马从德3000块的贷款却是如此困难。申有财借机征地，损害村民利益，最后绝望的马从德只好一把火烧了养鸡场。周文揭示的种种问题，对当下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当然，周文的小说现实感强，理性的、思辨的成分重，但这只是其小说一个层

面的特色。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小说也不乏浪漫的气质，他有着对于乡村生活细节的特殊敏感，小说中总能呈现大量意味丰富的细节，尤其是对人物心理、性格的描写，很显功力，对乡村风情、乡村人物的感怀也有着浓浓的抒情意味。《遥望祖母》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意味，历史本身被虚化，作家只是提取历史中的某些因素作为底子，而是着重从人的心理情绪方面加以渲染，营造历史的气氛。因为使用意识流式的写法，小说中的历史本身充满了主观的、情绪的色彩，革命、战争等都被祖母的情感、追求等等传奇化了。《油菜花开了》则追忆了少年时代的几位农村少女，是对过往的凭吊，悲剧性的故事氛围使得小说显得沉重，充满了伤感的气息。

周文和他的小说是今天中国文坛一种值得崇敬的存在。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在很多人不断宣告“文学已死”的今天，周文以他顽强而韧性的存在验证了文学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活力。周文多次打电话要求我给他的小说集写序，无论怎么拒绝，他都会再打给你。而且，他打电话的特点是打通了并不说话，只是说一句“我是周文啊”，就再无下文。他的执着，他的朴实，他的无语，都令人联想到他的文学梦想、他的处境，让你最终不忍心拒绝。

所以，终究写下了上述文字，以表达对他的支持。是为序。

2013年初冬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contents

关于月夜以及月夜之外的延续	 1
老马的驳壳枪	 12
另一种自杀	 48
太阳黑子	 77
油菜花开了	 122
童 话	 146
乡村吹手和他的女人	 178
悯 农	 211
在屠宰场的路上	 238
去岛上	 267
种田的九叔	 293
遥望祖母	 336

关于月夜以及月夜之外的延续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沈尹默《月夜》

那天夜里月光有些飘浮，月光下的景象比较悲怆。那株牵牛花正沿着高峭的墙壁努力向上攀援，已然爬过墙头作鬼鬼祟祟状。夜凝固得像块落薄的碎冰，踩上去脆脆迸裂使人惊慌。显得愈发冷峻的墙头蛰伏着一只通体幽蓝的野猫，锐利的猫眼仿佛刀刃似的寒光逸杀。

根据白天的详细勘察，我熟路轻车潜入了她家深墙围合的院落。我是借助绳钩翻越进去的。院子里有一方茄子和青椒夹杂的黝黑菜畦，我隐身中间能够感受到许多肥硕青虫的蠢蠢欲动，按照预先约定，我可着嗓子学了三声布谷鸟叫。在这桐庭多落叶，慨然知己秋的季节，蓦然几下布谷鸟的叫唤显然是违反常规和经不住推敲的，但我当时竟无所意识。我的声音干燥而凝结，简直挥洒不开去。

我又学过了三声布谷鸟叫，尔后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并且心情也渐渐地郁积起来。

这时一扇耳门忽然开启了，小洁从里面浑身素缟闪现出来。那天夜里小洁原本十分丰腴的形态，不知怎么瞧上去格外憔悴和弱不禁风，还略带几分陌生与虚幻。这些都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小洁绾了绾略微缭乱的丝发，轻轻柔柔回应了三声野鸭的低鸣。这也是我们事先约定的，同样也是违反常规和经不住推敲的野鸭召唤让我怦然心动跃跃欲试。

我再度报以三声热烈的布谷鸟叫。

往后发展便简单明了的赤裸裸。我和小洁拥抱、抚摸、亲吻，包括夹杂一些奇异而古怪行动。那天夜里我总是不得要点，小洁亦不甚投入，结果都怨责对方敷衍了，自然又都不服气。后来若再听到一连串的沉重咳嗽，皆慌忙蛰伏于菜畦，我差点要拂袖而去了。

然后令人猝不及防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天夜里小洁父亲仿佛被魔镜严重丑化了，肥硕的气势犹如尸体膨胀，恶气滚滚逼压，令人窒息。这点即使小洁也不否认。关于小洁父亲我一向概念苍白，并且保持相当的距离，仅仅知道他传奇般富有，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压根儿不想介入他的财产与传奇。我只是失魂落魄地迷恋他的女儿，以及这种富于探险精神的幽情生活。小洁父亲明显是出来起更的。我还记得他那一泡尿滋得足够时间长的，一副永远川流不息的样子。有不少的尿沫星子溅上了我们的面颊。我想小洁肯定要面红耳赤了，不由得触摸了一下她的额头，果然很烫。

这会儿我又在注意那只猫，或者说那只猫使我产生了莫名其妙的防范心理。那只猫始终一动不动地蛰伏于墙头，俨然一块坚硬的静物。其实具有真正威慑力的还是那对锐利的猫眼。由此我相信那对寒光逸杀的猫眼才是致死小洁父亲的直接原因。

当我转而再瞅小洁父亲的时候，他正像一堵破墙在徐徐坍塌。他临栽倒的一刹那曾经举手指向了那只猫。后来我将捕捉到的这个细节告诉了小洁，可是小洁根本不予认同，反责怪我装神弄鬼混淆视听。接着是沉闷的人体倒地的声音。小洁父亲就这么简洁明了地死掉了，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和女儿及其他。我本来极有希望像接受法定遗产一样，照单全盘接受的，但我不会利令智昏，因为那样能够给人很多无事生非的口实。医生诊断，小洁父亲死于极端惊吓引起的心

脏病猝发。凭良心说，我从来不知道他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但小洁又硬说我知道。这就使问题不可避免地复杂化了。

而后我便自作聪明骑到他身上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我还是蛮有经验的。我强忍住他满嘴的大蒜气味，渐渐忙出了汗。不料，小洁突然从背后掀开我说，你下来，你想整死人吗？我坚守着阵地，不再进行抢救，恐怕连黄瓜菜也要凉了。小洁大约被突发的灾难弄糊涂了，根本听不进我的善劝，仍然不断地干扰和破坏我的抢救工作。我努力了半天，终于彻底泄气了。于是我乘机推脱道，都是那只该死的猫，那只猫才是罪魁祸首。然而我抬头再度寻觅那只猫时，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毫无疑问，这点很有可能使我的某些推理丧失依据，成为随波逐流的浮萍。

后来我们把小洁父亲的尸体当成了一件举足轻重的道具，围绕着上演了一幕凝重的肥皂剧。小洁死劲扯拉我的衣角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我拼命推搡她说，我为啥不能走，我现在就走。小洁说，你最好站住别动，要不我大声喊人了。我冷不丁打个寒噤，立住了。我忽然有了一种虚妄的罪犯心理，只想着要逃离作案现场（糟糕，我潜意识里已经将此视作犯罪现场了）。另一个我却在声嘶力竭地提醒自己，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可我明白另一个我是垮定了。我愈要挣脱小洁，小洁愈像一根青藤缠绕着不放。咬牙切齿。狗急跳墙。最后我通过金蝉脱壳的启示，牺牲掉一件外衣方才逃脱。我抛出绳钩翻越墙头的时候，小洁到底放开喉咙喊起了“抓贼”。

三天以后，我和小洁相逢在镇派出所。我急心火燎赶到，小洁已先来一步。开始她是坐在长条椅上的。我这边坐下了，她那边站起来。显而易见。小洁非常排斥和我同坐一条板凳。这种界限分明的局面使我十分尴尬。我睃睃小洁，她鼻子抽抽的，完全拒人于千里之外。小洁站起来再没有坐下，因为屋子里除了唯一的长条椅子别无其他坐处。李所长自然是坐着的，在这里他似乎无道理与人谦让。李所长故意将我晾着，我知道他在营造氛围。派出所里总有一些针针芒芒的气氛。现在我坐在这里，表面若无其事，实质内心颇不平静。我想所谓的人之虚伪莫过如此吧。小洁和我的状况颇有区别，她一会儿捧起李所长的茶杯呷一口，一会儿又呷一口。我很清楚她在狐假虎威制造压力，并非当真焦渴如烧。

小洁喝光了李所长的杯中残茶，径自去续上一杯。

一脸深刻的李所长似乎志在研究一支纸烟。他手执一支纸烟左看右看，左嗅右嗅，周而复始地。镇派出所不比我想象中人来人往的忙碌，居然特别静谧，静谧得如同绝了香火的圣祖师庵。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有理由不理直气壮。于是，我盯着小洁湿漉漉的嘴唇说，李所长，我来这里可不是想看翻来覆去地研究一支纸烟。小洁的嘴唇红艳艳地生动，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我发现李所长的目光也闪闪烁烁地不安分，稍不留神又滑到了她红艳艳的嘴唇上面。这两片极端性感的唇叶三天之前还是我随心所欲的专利。如今虽近在咫尺却是遥不可及。我因此无限感叹人世间多少沧海变桑田。我对派出所之类的司法机构向来比较排斥。老实说，我清清白白地做人，犯不着为此去抱任何成见。可是不行，我还是对此根深蒂固地进行排斥。与此相反，李所长倒显得涵养十足，他要我少安勿躁。也不想想，在这里呆久了我能够少安勿躁吗？

又僵持了许久，小洁才用和嘴唇一样鲜艳诱人的语气陈述了那天夜里事情发生的始末。她说，我开门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倒在地上了，一动不动的。我向四周紧张地逡巡了一下，只见一条黑影正欲翻越墙头。我飞快地去揪住他，可是力不从心，只揪下他的一件外衣。那件折叠整齐的外衣放置在李所长的案头，仿若非同小可的罪证，令我有口难辩冤沉海底。小洁的叙述绘声绘色，但李所长只字未做记录，他始终拿笔轻敲桌面，节奏温和，只在我按捺不住要爆发了，才稍加力度以示警告。我几番要拍案而起，像提供线索似的提及那只猫。可李所长牢牢控制着丝毫不给我表达的机会。后来我索性拿定了主张，破罐子破摔，老实去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好不容易等到李所长让我陈述，我怒气冲冲道，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看着办吧。李所长脸色一暗，你要知道，派出所可不是闹情绪的地方。我说，都是因为那只猫。李所长怔怔的，因为一只猫？我倒要仔细听听。我愤愤然，你们当警察的破案不是很讲究寻找蛛丝马迹吗？李所长有些嘲讽地说，看来你倒是蛮内行的嘛。又说，年轻人，当心点，别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这话简直让我忍无可忍。其实我忍无可忍的是他年龄和我相当。李所长说着突然把那件外衣晃了晃，绷住脸问，是不是你的？我说，这不是理由。李所长

冷讪讪地，算不算理由，我们姑且不忙结论。其间他还冲小洁暧昧地笑笑，内容是不言而喻的。我清楚我已经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某种被动局面。于是，我迅速调整了一下自己，变成泄了气的皮球肯定会使他们兴味索然的。李所长终究没有跟我谈及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我到底也不明白被请进派出所的真正原委。接着他们只顾促膝交谈，完全将我冷落，好像我不复存在似的。李所长问，丧事都办妥了？小洁说，马马虎虎吧。结果李所长满脸的意味深长，这样就好，这样就不要没头没脑地闹遗产纠葛了。

他们像谈恋爱一样热烈交谈着，而我却难置身局外。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我的存在。于是我欠欠身子说，李所长，我能不能出去买包香烟？我故意瞅着李所长案头的一包香烟，喉结不停地上下滑动，李所长挺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吧，去吧，快去快回。

我拐入一条幽深的小巷，远远相中了一爿小店。小店的老板是个大胖子，身边围着不少眉飞色舞的讲述者。当初我并没特别注意他们讲述什么，只一味地关心柜台里有无我喜欢的“苗家”。“苗家”价钱不高味道挺正，和我的经济实力非常门当户对。我连喊几嗓子买包“苗家”香烟，老板都“嘘”着要我别作声，他显然已旁听到了公而忘私的程度。渐渐地我也听出了点名堂，原来死了一个叫马宝权的人。有一刀疤脸说，传言他是被人吓死的，那人翻越墙头逃跑，还被揪下一件外衣哩。一个粗脖子的说，那院墙几多高深，听说上面尽栽着玻璃刺，没有点硬功夫绝对上不去。这会儿店老板插言，像他这样暴富的人家不养几条狼狗才怪呢。小洁父亲的死亡消息显然早已不胫而走。我忍不住辩白，马宝权分明是心脏病猝发而死，和狼狗外衣玻璃刺八竿子打不着，你们不要疑神疑鬼，以讹传讹好不好？店老板马上反唇相讥，大家瞧瞧，这位仁兄多么肯定，好像他现场目击了似的。不料这话勾引起了刀疤脸的浓厚兴趣，他说，没准人家就知道内情。乃催我，老兄，不妨敞开来谈谈如何？我还真的不便明言，只是笼统地敷衍，反正又不是谋杀，犯得着吗？于是刀疤脸固执起来，这么说，你肯定知道内情。刀疤脸强行递给我一支香烟。我自然不敢接受。结果刀疤脸生气了，恶狠狠捻碎了香烟，让你留在肚子沤臭，看能够沤出金银财宝。另外几人已顺利转入评议阶段：这个说，马宝权万贯家财牛气冲天，到头来还不是死了；那个

说，这下麻烦了，打他女儿主意的肯定要趋之若鹜了。我灰溜溜地走开，走出很远，他们仍在方兴未艾之中。

我竟然忘了买“苗家”。

返回派出所，门扉虚掩，我有意无意听壁一会儿。这是我固有的坏习惯。只闻小洁说，拜托您了。李所长好像是答非所问。我轻轻推门进去，他们不约而同地面色绯红。但李所长很快镇定自若。他瞟瞟我，轻描淡写地，那么后来呢？小洁支支吾吾，一时反应不了。很显然，这并非他们刚才话题的延续。李所长无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我和小洁谈过恋爱。然后李所长伸手冲我索取一支香烟，他说他的香烟抽完了。我说我忘记买了。李所长疑惑不解，你说你出去买烟又没买，真是咄咄怪事。我说，日鬼了，为啥就忘记了呢？

走出派出所已是一天的黄昏，小镇的黄昏更像黄昏懒懒散散松松垮垮，软软的几条巷子苔藓密布，空气湿漉漉的，游荡着咸海鱼的气息，还有敲击洋铁皮的刺棱声音，小镇上的男人和女人仿佛脚踩棉花，后面拖拽尾巴，十分扭扭捏捏黏黏糊糊的样子。这是我们小镇多年以来已然形成的风格。我从镇上回家要经过一片景象深邃的桑林。横贯桑林的小径寂寞而原始，置身其中碧色连天，我经常想入非非。譬如我能够由不久将被蚕虫吞食殆尽的大片桑林，联想到全世界人类一天肠胃食物的消耗，于是我开始郁郁寡欢老成持重。我们的生活需要忧患意识。李所长欠身送我出门，坚定地拍拍我的肩膀。小周，我们应该配合加强联系。我抗议道，这不公平！李所长笑笑，我们干公安的又不是老虎。我说，要是老虎就好了。疾走，我猛然几步回首，李所长仍原地立着像一面旗帜。我又琢磨了一遍他交代过的，我们应该努力配合，加强联系。浑身陡起鸡皮疙瘩。

家中黑灯瞎火无一人，我不知道父母都去啥地方了。他们可是一向很少夜晚出外串门的。在镇派出所一天，我早已饥肠辘辘，家里翻遍，也不见一星半点熟食。我便埋怨做父母的太荒唐，以为派出所是请我赴宴的。多年以来，我养成了饭来张口的丑恶习惯，久而久之炊事功能是日益衰竭了。所以我宁可挨饿，拿裤带子虐待肚皮。后来我瞅上了屋檐下那块风干了的腊肉，一时间胃酸泛滥，但我仍然懒得付诸行动，仅仅对它望梅止渴。

我去隔壁刘奶奶家讨点东西填肚子。我紧挨窗户一阵佯装咳嗽，里面床板吱吱扭扭乱吟唤，黑洞洞像口棺材。我知道她又在辗转反侧睡不着。刘奶奶曾经说过，她一夜起码大半夜在床上干躺着。和往常一样，我的佯装咳嗽让她兴奋。电灯亮了。月晕似的灯泡下，她两手置后艰难地支撑身体，枯槁的长臂犹如白骨。我不忍卒睹道，算了，我不进去了。刘奶奶狠啐了一口酃痰，放回来了，放回来了就好。我说，搞错了，派出所的那帮饭桶。刘奶奶说，政府会搞错了？不会吧。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奶奶乱纠缠，一旦被她纠缠，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也会犯糊涂。我欲溜之大吉，刘奶奶又说，瞧我的老记性，你父母下午夹两刀黄纸奔丧去了。他们买两刀黄纸钱不够，还借了我一块钱呢。我懊丧极了，忙问，他们给什么人奔丧？刘奶奶伤透脑筋道，总之是给什么死人奔丧。我不便指责她废话连篇，拍拍屁股走了。

重新回家枯坐，绞尽脑汁猜测，仍然剪不断理还乱。我本想枯坐一会儿便上床睡觉的，因此也懒得开灯。窗外月色渐稠，流质如水涟漪潋潋。庭院里几株植物宛若皮影幽幽而动。一缕香风悄然挤入门房，触须似的撩得我心猿意马。有人在虚虚实实呼唤我。我矜持片刻，碎步走出。月光婉约的院子里伫立一个背影忧伤的姑娘。月朦胧鸟朦胧。我一点不认识她。于是，惆怅的月光和朦胧陌生的姑娘在这样的夜晚组成了一幅奇遇式的风景。姑娘轻轻地告诉我，她叫小芹。小芹是谁？总不会是《小二黑结婚》里的那个小芹吧？姑娘说，三姑家的小芹你不记得了？我马上热切地恭维道，哟，原来是三姑家的小芹。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了。小芹显然有点不能承受的轻，羞羞答答地忸怩。我又问，三姑的身子骨还硬不硬朗？小芹含糊其词的，使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会儿我才发现小芹被一团雾霭笼罩着，始终只能呈给我一个优美的轮廓。她身体单薄仿若虚无，永远一副随风闪烁的样子。我们默然对视，给彼此一个熟络的过程。由于小洁无故栽赃的连锁引发，我心情依旧十分郁闷。我一直没能深究小芹月夜造访的真实动机所在。无论如何，寂寞的夜晚，有位秀色可餐的姑娘贸然造访总不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我邀请她不妨进屋子坐坐，并且有意无意地透露，父母现在不在家，给人奔丧去了。小芹闻言一阵晃荡，险些跌倒。我抢去搀扶，她怦然道，有些头晕，越是近乎贫血的女孩越漂亮，或者说越漂亮的女

孩往往贫血。我虽搞不懂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我以为这基本上可说是一条规律。

月光下的环境非常感伤，我们若即若离。小芹说，早就想来看看了，可是总不能够。我顺水推舟道，我也一直想去看看你和三姑的，也是总不能够。我们平平静静小桥流水地交流着，小芹似乎在做某种深刻的沉浸，形态十分茫然。然后她就问我，那棵小树在吗？我比较激动，在，怎么不在，都长成风姿绰约的大树了。不过，那段河滩被老古承包了，它现在属于老古的私人财产，听说人家正打算拿它作寿材呢。这后半句我是说溜嘴了。有时候讲话就应该有所保留，可我往往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秋天的河滩芦花飞雪，我们手拉手蹒跚在天真烂漫的六岁风景线上，疯够了野极了，开始编织一个个花篮。我编一只她编一只。我说我编得漂亮。她说她编得漂亮。好强斗胜难分秋色。总要等到黄昏以后，大人們的声声呼唤像雁群放鸣，这才迷途知返。高高低低回家的路，温柔的青蛇欢欢快快绕着脚趾游。我们一路走一路怜香惜玉，把一株被人踩歪的小苗合秋移栽到河谷。她说，浇一点水吧。我说，滋一泡尿吧。若干年过去，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父亲曾经饶有兴趣绕树三匝，满嘴经验之谈，说绝对一副上好寿木。父亲是著名乡间的赌徒和老木匠，想来此言不诳。

我至今不辨那棵树的种类科别，即便父亲也是望树惭愧，不敢妄自断言。我们姑且认其为奇异珍宝或者平凡常见。小芹闻言那棵树长得风姿绰约便若有所思，幽幽叹出一口淤气。我说，今夜月色真好，我何不带你去瞧瞧？小芹说，你陪我就行了，我自己会找到的。我说，在那里鱼目混珠，你不会弄错吧？定，小芹很坚决，我敢肯定。

小芹果然准确无误找到了那棵树。惊奇之余，我猜她莫非有啥子特异功能。月光的流感渐次加强，月光下的景象依然惆怅忧伤。小芹已在试探性摇撼那棵大树。她居然轻摇晃，枝叶簌簌作响。她还“菜木、菜木”地叫唤着。菜木？我颇犯迷惑，你说它是菜木？小芹莞尔一笑，其实我也不晓得。不过，不过，我想它是它就是了。老实说，她这种强词夺理的性格挺招人喜欢的。以后小芹一直都在摇撼那棵大树，专心致志痴情不改仿佛摇落了一地梦的碎片。

款款夜风撩动她的一头青丝，仿佛光的纤维，旷野噤噤虫鸣，犹如夜的脉息。我们一时无言以对。相守默然是一种禅的境界。我空空凝视着，感觉已被她消融和化蚀。我向神圣的月光庄重直誓，绝无半点邪思杂念，虚虚一抹的村子断断续续传来狗吠，宛若拨动夜色的琴弦。后来我就发现了那株抱树攀援的牵牛花。这不足为奇，我们家乡到处都有这种附物攀援的牵牛花。于是，我们便有了交谈的欲望。我说，牵牛花总是依靠别人向上攀援。小芹说，因为它需要附冀别人支撑身体，要不只能于地上爬行了。小芹的目光莹莹生动，幽深而旨远。但她的面庞似乎被一层面纱罩着，永远令人看不真切。这时一只受伤的小白兔哀哀跑进了我们画面。小白兔拖着伤腿啾啾挨近小芹。我突然被一种酸楚的情愫强烈震撼了。

时间仿佛凝固。

以后小芹便怀抱小白兔轻轻梳理，泪花婆娑，完全冷落了我。不久，疲倦如潮阵阵袭来，我呵欠连天，眼前模糊一片。也不知更深几许，反正我清醒的时候，小芹和小白兔已经不见。仰视苍穹，三星暗沉。我失落至极匆忙返回，能够远远感受到家中的一豆灯火。村里已有不少早起的在蹲茅厕咳嗽。我撞上了那么几位，他们都说，放回来了？放回来了就好。

我冒冒失失撞开家门，父母亲的老脸都在灯泡下大放油彩，他们风尘仆仆的，尚有些气吁。父亲正贬词那个厨师简直狗屁不如，尽会给菜放盐。他口干舌燥，急不可待指使母亲加紧烧茶解渴。嫌人家菜咸就悠着劲吃。母亲虽然怨尤，却忙不迭添柴大火。父母亲见我都兴奋道，放回来了？放回来了就好。我也不增计较，急切问他们，昨天到底给谁奔丧了？父亲秘而不宣硬要我猜。我气恼道，又不是喜事盈门，猜不猜的没劲。母亲说，你三姑家的小芹死了。她是结婚前夕上吊死的，父亲随即补充，那姑父我见过的，有头有面的一个人，小芹可惜了。闻言我木然，却也平静。这么说来，我竟与小芹的魂灵厮守了一夜。

我隐瞒了夜遇小芹的事实，倒并非怕骇人听闻，主要不愿招引太多麻烦。何况我还一度疑惑梦境所为。因求某种证实，我白天又去了一趟，那株牵牛花精精神神。于是我释然，小芹魂灵既与我彻底厮守而不加害，这里的诚挚可见一斑。所以我准备去小芹的青青坟头多烧些纸钱。再联系小洁的薄情寡义，不由

更加怀念。

以后镇派出所就成了我一桩抹杀不掉的心病。我想镇派出所总不能平白无故把人吊起来。以致我连续数日郁郁寡欢，比他妈的失恋还备受熬煎。然而事情毫无进展，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去打探消息。镇派出所铁锁重垂，似乎具有什么神秘的重大行动。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打瞌睡，决定死心塌地等待。大约午后两三点钟的光景，李所长蔫巴巴地回来了，完全一副出师不利的模样。他见我鼻子抽抽的异常讨厌，你倒挺急的，积极过了头吧？我说，你当我喜欢，又不是请客吃川菜。李所长正色道，我不跟你胡搅蛮缠。我说，不敢，我只是来争取主动，也省得你们兴师动众找上门，别人还以为犯了案子。李所长就说，猪八戒倒打一耙。我说，请别随便污辱人。李所长大怒，走开，否则控告你妨碍执行公务。他根本威胁不了我，因为我发现前面巷子有位姑娘已等得不耐烦，跺脚几回了。我一劳永逸地纠缠，李所长终于瓦解了，软口道，那事算结了，你好自为之吧。我说这才差不多，然后扬长而去。

我在小镇上胡乱溜达，意志消沉情绪沮丧，勇敢走进了那个传说中十分水色的芳芳酒吧，连要几杯红艳艳的情人鸡尾酒。妖冶的芳芳穿着开口很深的大红旗袍，晃晃荡荡的好像只有两条白花花的大腿，一个黑扎扎的大胡子手执酒瓶绕前绕后地猥亵她。芳芳浪里浪气告诫他，可别拉人下水，现在我成良家妇女了。黑胡子说，鬼才相信。乃强行动作。我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芳芳呵斥道，狗拿耗子。我恶狠狠啐口酃痰，垂头丧气离开芳芳酒吧，离开小镇。

又是黄昏，又是经过那片桑林。这回我的感觉特别清纯，毫无欲望，不料却意外撞上了单枪匹马的李所长。他说他正在进行埋伏，让我迅速走开。李所长明显有些行为乖张，我还想立功赎罪呢。李所长慌忙拱手作揖，拜托拜托，拜托了。我疾走几走，转身回眸，静止的桑林窸窣窸窣似乎大有隐情。李所长遽然消失，大约埋伏下去了。

翌日清晨，我以失眠的状态去村西的池塘垂钓。垂钓老半天，大鱼小鱼未能上钩一条。我无所谓垂钓的结果，能够平和心情就行。后来我索性不装食饵空钩垂钓，反而上钩一条大鱼，然后我又放生。池塘四周碧草连天，有不少的玲珑野物惊惊乍乍出没，却提不起来我的情趣。